

悬月回风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5076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50760](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50760).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姬屋藏郊 , 发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Additional Tags:	哨兵向导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14 Updated: 2023-09-23 Words: 6,544 Chapters: 2/?

悬月回风

by [Qin_An_Yong](#)

Summary

哨兵姬发X向导殷郊
我流哨向，私设如山。
OOC属于我，发郊属于彼此。
更多的细节还在抠，尽量尝试用哨向打个he补丁。

Notes

问斩前夜地牢PLAY（汽车尾气版）
这一晚上忙死武王了，找爹，假装杀爹，去看一眼老婆，洗马，策划救老婆，还要
++老婆，这能不过载？不过载就有鬼了（不是）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more [notes](#)

Chapter 1

悬月回风

——娇（郊）魂从回风，死处悬乡月。

姬发又一次站在了地牢门口，距离他上一次站在这里，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时辰，此刻月已中天，下了半夜的大雨也暂时停了下来，他穿着全套的盔甲沉默地矗立在台阶下，精神体花豹蹲在身旁，与主人一样泥塑一般一动不动，只是眯着眼睛看院子里大片的积水倒映着勉强穿过云层的月光，被守卫的举着的火把一照，便在跳动的火光中微弱得看不见了。

门口值班的两个哨兵守卫一样出自质子营，自然知道两人平时待彼此不同别个，也就任由姬发钉在院里，在他转身要走时互相交换了个如释重负的眼神，还没等这个眼神收回去，走到院门口的人脚在地上狠狠跺了一下，突然转身径直冲进地牢里，其中一人本能地要追，却被另一人伸手拉住，花豹回头冲二人低声咆哮，见两个人没有阻止的动作一跃而起追随主人而去。

牢内值守的哨兵在质子营内等级更高，与姬发和殷郊也更为熟悉，在看到姬发风一般地刮进来的瞬间达成了“拦住也打不过，随他去吧。”的共识，无声无息地退了出去。姬发拽起牢门的锁链，三指发力硬生生把锁头捏碎，用膝盖顶开了牢门。

殷郊作为少帅在质子营中素有威望，看守在未得到殷寿命令的情况下更不会为难他，枷锁刑具一概没有，连门锁也只上了一道，甚至还给他弄来了食物和酒，只是获罪的太子自从从昏迷中醒来，便一言不发，滴水未进，只是跪在牢房正中，不依不靠，跪姿端正挺拔，似跪在宫殿中央，更似那根绑缚着他的绳子从未解下。

牢门被推开，锁链在地上摩擦出声，殷郊没听见一般连目光都没有动一下，只是花豹跃进来的一瞬间，一头狮子影影绰绰地现了形，姬发的动作没有任何停顿，摘下头盔随手一丢，扳过殷郊的肩膀吻了过去。

殷郊抬起了手，想要揪住背心拉开向他压过来的人，但早已熟稔于此的身体早一步做出了反应，抬起来的手并没有做出拉人的动作，在姬发被气流带的飘起的披风落下之前，就已经抚上了对方的背，触手的是坚硬冰凉的战甲，是啊，八年时间里形影不离的战甲，在他成为太子之后也未曾穿过了。

姬发抱到了人，心里略微安定了一些，随即不依不饶地继续去寻殷郊的唇，嘴唇相碰，殷郊才发现对方的嘴唇跟自己一样干裂，甚至在摩擦之间带出了细小的伤口，淡淡的血腥味弥漫，却让哨兵更加的亢奋，向导特有的理智占了上风，殷郊摸到了姬发的后颈，拉着披风把人从自己的嘴唇上撕了下来，这才发现哨兵双目布满赤红的血丝，果然是已经开始信息过载，“你……”他嘶哑的喉咙只发出了这一个音节，他接着用目光询问，你做什么去了？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精神过载得如此厉害？

姬发不回答，只是继续把脑袋往殷郊的胸前拱，一边的花豹也早已经小声呜咽着把自己的脑袋埋进了雄狮胸前的鬃毛里，雄狮正缓慢地给花豹舔毛。信息过载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一般使用精神体安抚，如果过载严重也可以由向导进入哨兵精神图景进行精神疏导。

向导的精神体基本是草食动物，有着成汤血脉的向导却可能拥有战斗力不输哨兵的肉食动物精神体，这也是最初他们祖先能够成为部落首领的重要原因，当今贵为商王的殷寿，精神体就是统御山林的虎，作为他的儿子，殷郊的精神体则是睥睨百兽的狮。

然而肉食动物的精神体在精神体安抚方面远不如草食系，故殷家的向导更多的是用自己的

天赋技能来进行战斗，诸如干扰对方哨兵判断甚至击溃对方向导精神屏障，反而在向导的“天职”精神疏导方面能力有限。除非情况紧急，殷郊很少为哨兵进行精神疏导，但在两人心意相通滚到一起之后，花豹就对除了狮子外的其他精神体兴趣缺缺，姬发更不愿意让向导军医进入自己的精神图景，宁愿花更多的时间让花豹和狮子一起玩耍，顺便名正言顺地和殷郊更长久地呆在一起。

很显然，当下就是“情况紧急”，殷郊吸了口气，一手揽住胸前那颗已经把自己领口蹭散的脑袋，另一只手五指张开，像平时为姬发梳头一样插进他的发间，同时精神触须也穿过精神屏障，探入了姬发的精神图景，哨兵的精神图景通常是能力觉醒时所生活的地方作为场景，姬发也不例外，殷郊在金黄的麦田里缓慢前进，控制着精神触须细细地一点点扫过，麦田的尽头是一座古朴的宫室，大门紧闭但隐隐飘出炊烟，那是姬发精神图景最深层的地方，也是哨兵最难突破的地方，除非是缔结精神链接的伴侣才能进入，精神疏导到这一步算结束，殷郊在门口转身，准备将精神触须撤出，然而这一次宫室的门却开了，姬发出现在门口，不由分说将他拉了进去

在被拉进门的一瞬间，殷郊闻到了许多味道，太阳晒过的泥土，被烘干的麦粒，北地的雪，被火烧焦的布料，同时眼前浮现了许多画面，有他见过的，也有他没见过但是熟悉，因为姬发早已经向他细细描述过的，他明白这是姬发重要的记忆。

此刻姬发用自己的身体将他死死地挤在门边的墙壁上，近乎撕咬地亲吻他，他知道此刻如果自己暴起夺门而出，甚至再做一些更过分的事情都不会遭到任何阻拦，姬发将他带到这里，几乎等于把能将这里摧毁的权利交到了他手里。这里是哨兵最难突破的地方，也是最脆弱的地方，如果被强大的向导用精神触须强行突破，哨兵便会立刻崩溃，一念及此，他伸出手去，模摸索索地关上了宫室的门，同时，将精神触须结成一张密实的网，温柔又安全地包裹住自己和正在吻自己的人。

姬发很难去形容自己此刻的感觉，作为本身拥有超强五感的哨兵，精神触须结成的网带来了一种奇特的触感，是独属于他和殷郊的触感，像喝了一口热水，虽然滚过唇舌时会像目前的处境一样令他焦灼，但吞下去之温暖又熨帖，就像两人的肉体一样契合。口中的热水滚落腹中，推着他和殷郊一起回到了现实里的那座牢房里，他的头依旧拱在殷郊胸口，殷郊的五指依旧插在他的发间，正失神，他突然笑了起来，在这噩梦般的几天里，第一次带着几分畅快地笑了起来。

殷郊回过神的时候，想要大口呼吸却被干哑的喉咙呛住，咳了起来，姬发从他胸前直起腰，长臂一展捞过了旁边的酒自己灌了一口，又含了一口哺到殷郊嘴里，暂时解了两人唇齿干渴，嘴角没来得及吞下的酒渍被细细舔舐，殷郊意识完全回笼，伸手去探姬发下身，果然与自己一样一柱擎天。作为向导，他自然知道，他和姬发刚刚缔结了精神链接，一场结合热不可避免，只是，他们还有时间吗？

两人视线相碰，明白彼此都存了速战速决的心，姬发站起身迅速将自己的盔甲剥了个干净，又抖开披风铺到地上，殷郊正背对着他解自己的腰带，被人从背后抱住，肩窝被下巴抵住磨蹭，殷郊披散的头发被夹在肉与肉之间磋磨，脖颈和耳后的皮肤红成一片，呼呼地往外蒸腾着热气。姬发一手探向殷郊左胸，哨兵的触觉隔着厚实的胸肌依旧能感觉到手掌下心脏的搏动，他将殷郊的乳晕笼在手里，将饱满的胸肌用指缝捏出各种形状，不时用掌心的薄茧蹭弄那点。

另一只手则向下探去，食指与拇指环住蕈头，用虎口和拇指常年射箭练出的厚茧轻蹭带来近乎过载的刺激，而他自己的大脑也确实地感受到了这种快感，这说明刚形成的精神链接给他们带来了短暂的通感，他往前顶了顶自己的下身，殷郊自然而然地将腿岔开些许，让他把前端在会阴上摩擦，不出所料地也听到了殷郊压抑的喘息声，更是印证。

顶点来临前殷郊挣扎着打开了精神屏障，虽然地牢是铜墙铁壁，但里外值守的都是哨兵，难保不会听见什么。“外面这些哨兵等级都不高，你开不开屏障都一样。”释放过后姬发搂

着他跪倒在披风上，一边两根沾了脂膏的手指给他扩张，一边脸埋在他身后闷笑，“如果像我这样的哨兵，你开了屏障我也是能听见的。”手指又加了一根，勾到那块腺体逗弄，在结合热的催化下，腺体很快就肿得栗子般大小，摸上去比周围的甬道还要烫，指腹的薄茧稍一刺激就感觉十足，殷郊只得含了自己的一缕头发咬住防止自己出声，

“不信，你听。”话音未落，殷郊就被翻了个面，粗长的硬物毫不客气地顶了进来，短暂地通感里，他听见了外面院子里急骤的阵雨。

姬发欺身上来，将手撑在两侧，先去吸吮未被照顾过的右胸，吃够了又抬头来向殷郊索吻，少年人目光炯炯，呼吸灼灼，发髻散了些许，额边的碎发随着顶弄动作的摇晃，拂过脸颊，他挥手将殷郊口中的头发拨出来换上自己的唇舌，模仿着下身又凶又急的节奏吻得啧啧有声。

最后释放的时候，殷郊被顶得腿根痉挛，腿一抬却不防蹬到了从一进门就被姬发扔在地上的头盔。

饕餮头盔滚到了角落的草堆上，徒劳地张着那张无穷无尽的欲望之口，玉雕的双眼在战场上历经刀砍斧斫，却在姬发的随手一抛中被磕出了裂痕，空洞地盯着地上两具又继续纠缠在一起的身体。

后来的许多年里，当姬发给别人讲起这跌宕起伏的一天，他的总是要从他天刚泛白离开地牢时开始，那个时候，他又一次闻到了在山间破败的栈道上抓住殷郊手腕的时候，流过他鼻尖雨水的味道。

精神链接一方死亡会导致精神链接强行中断，后果就是另一方精神图景无法修复的崩溃。这是父亲和哥哥都是向导的姬发从小就知道的事情，他赌上自己，赌殷郊不会，从小到大他总是让自己巧妙地输给殷郊，但这次，他知道自己当然会赢。

哦，如果讲述对象是殷郊的话，就要顶着鬼侯剑警告，从再早几个时辰开始了。

出征前夜

Chapter Summary

一点青春期的烦恼。
哨兵姬发X向导殷郊
我流哨向，私设如山。
OOC属于我，发郊属于彼此。
更多的细节还在抠，哨向he补丁缝缝补补ing

Chapter Notes

时间线和第一章不顺延。
在质子旅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上战场之前。

“嘶——”殷郊揭开姬发额角的纱布，姬发一声没吭，反而是他倒抽了一口凉气，“别说就是刮破点皮，我一个哨兵都一点都不疼，就你非得给包起来。”姬发不免好笑，“就算疼伤的又不是你你嘶什么啊。”

“我想了想还是危险。”殷郊用布条蘸了药膏，发现由于伤口靠近发际线，用布条会蹭到头发，于是干脆直接用食指把药膏小心翼翼地往伤口上抹。

“别包了，就这点小伤口，你这么包别人还以为我挂彩了呢。”姬发一抬眼就能看到殷郊的唇，因为正全神贯注而轻轻抿着，被刻意放轻的呼吸从额头吹过，钻进发丝里，带着一点药膏的凉意，他感觉自己头皮突然一阵发麻。

“我不冲过去，让他俩偷袭你得手，他们就有时间转移旗子了，我们能赢得这么漂亮嘛。”回想起刚才的一场酣战，刚刚平复下心情的少年哨兵不免又热血沸腾，下意识地想跳起来。

“旗子很重要，但早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殷郊把人摁住坐回原地，眉毛稍稍扬起，抬眼认真地看着姬发的眼睛，“万一再偏一点，划到的就是你的眼睛，还想不想射箭了？”他似乎又有些气恼，将纱布又多缠了一圈。

每年冬天，朝歌的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殷寿便会对质子旅这一年的训练成果展开一次考核，具体形式就是全员开拔到城外营地展开演习，分成若干组互相抢夺旗帜。随着大家战斗力的不断进步，每年演习的结束时间都越来越晚，今年的最后一柄战旗被殷郊和姬发联手拨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殷寿宣布演习结束，命质子旅在山下营地扎营，自己匆匆赶回了城里。

此刻营地里篝火已经燃起，烤肉的香味四溢，大家卸了盔甲围绕篝火而坐，带着考核结束的轻松边吃边聊，精神体也被放出来各自玩耍，殷郊的狮子和姬发的花豹带着巡逻的姿态并排围着营帐散步，姜文焕的蟒蛇不喜低温没放出来，鄂顺的游隼正蹲在主人的肩上，饶有兴趣的跟大家一起看崇应彪的白虎逗弄苏全孝的雪兔。已经完全长成成年体的白虎一口叼走雪兔含在嘴里，佯装嚼几下再吐出来，等雪兔放松警惕又一口叼走，雪兔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只是生无可恋地抖抖耳朵。

“它不害怕的，”苏全孝替自己的精神体解释，“我在家的时候我妹妹的精神体也喜欢假装咬它玩。”说起自己的妹妹他双眼放光，“她的精神体是狐狸，和她人一样雪白雪白的一团。”“你离家这么多年了，你妹妹也长成大姑娘了吧。”人群中有人插话，“过两年都该嫁人啦。”“我妹妹还小才不急呢！”很明显着急的不是妹妹而是她的二哥。

“哟，这是谁家的大姑娘啊。一点伤包成这样。”目标人物姬发出现，崇应彪从篝火另一侧绕了过来，“有包成这样的功夫，伤口都愈合了吧？”这样的斗嘴在质子旅里一天没有一百次也有八十次，姬发刚要回嘴，却见崇应彪脸色大变，几乎是破口大骂着踹翻了一捆柴越过火堆冲上去拽起了一个其他方阵哨兵的领子。“你***再说一遍？嫁给谁？他也配？”原来是刚才打趣苏全孝的人中有人说冀州苏氏的女儿长得美，得配北崇的世子才好。

“你**干什么？”在对方的认知里，苏氏的美人配北崇的世子才好这句自然算得上好话，显然没料到崇应彪会突然暴起，此刻也不甘示弱地骂了回来，苏全孝愣在了原地张开嘴却说不出话，一脸快哭出来的表情，白老虎扔下了嘴里的雪兔，自己却挡在了雪兔面前冲对方的精神体低声咆哮，其他人也按照各自的阵营纷纷围了上来，本来轻松的气氛片刻之间剑拔弩张。

“咳，肃静。”殷郊在营帐里也听得啼笑皆非，为了这么一句话差点又打起群架来，看来演习带来的亢奋确实难以平复，他掀了帐帘钻出来，努力回想以往殷寿整顿纪律的场景。见他发话，姬发姜文焕和鄂顺三个人很默契地拦住了自己方阵的人，场面暂时缓和了下来。

“我母亲说了，我妹妹她喜欢嫁谁就嫁谁！”殷郊还没考虑好该说点什么，苏全孝却突然大声说道，“我父亲还说了，虽然冀州是个小地方，但只要我妹妹喜欢，是个值得托付的英雄，是谁都可以。”平时怯生生的小向导此刻涨红了脸，声音颤抖但音量足以让所有人听到，火堆旁一片寂静。

姬发心里微微一动，这两句话似乎随着火星噼啪蹦进了他心里，他沉默地注视着火堆上飘舞的火舌，忽然发现那只雪团似的兔子悄悄地消失了。

“我同意。”苏全孝这样一说，殷郊更不知道该说什么，干脆顺势接着话说下去“比如姬发，武艺高强，忠勇正直，自然是值得托付的忠勇之士。”姬发还在思考苏全孝的那两句话，冷不防被点名，下意识抬头去看殷郊，“我如果有姐妹倾心于他，这婚事我自然是再赞同不过的。”二人视线相碰又匆匆错开。“但是我目前还没有不是吗？好了，速度吃完散伙睡觉。”

那殷郊呢？直到回到营帐里枕在自己的头盔上，姬发的思绪依旧在乱飞，殷郊毫无疑问是勇敢又可靠的，如果自己有姐妹，确实是一位值得托付终身的好选择。

殷郊还没躺下，正坐在帐门口借着外面篝火的亮光擦拭鬼侯剑，从剑柄到剑身一一仔细擦过，用食指指腹轻抚过剑柄上的花纹，姬发看着他的指尖，突然想到了这只手指刚才拂过自己额头的感觉，一股热意充上脸颊，连带着额头的那几道伤口随着心跳的节奏一跳一跳地发胀发热。他强迫自己把目光挪向别处，却仍觉得，殷郊的指腹摸的不是鬼侯剑，是摸在了自己的脸上。

可惜，自己只有一个哥哥，也没办法变成姐姐。篝火旁的人还没完全散去，在哨兵敏锐的听觉让本不算嘈杂的风声火声交谈声声声入耳，姬发的倦意逐渐上涌，耳边也逐渐安静下来，朦胧之间他好像又感觉到殷郊的手在细细摩挲，不是剑柄，也不是他的脸，而是他某些不可言说的部位。

他看到了殷郊的眼睛，目光像篝火上方的火舌舔舐着他，手轻柔地抚摸，眼睛却带着似乎要把他烧穿的热度。殷郊的手隔着他的外衣套弄了几下，似乎不太满意布料的触感一样皱了皱眉，像包扎时那样用上目线抬眼认真地看着他，手往里面探去。那是完全不同的触感和刺激，姬发心脏狂跳，忍不住伸手去抓殷郊，却抓了个空。

姬发翻身而起，冰冷的四肢，滚烫的脸颊以及灼热的下半身无一不昭示着他做了个光明的

乱梦，梦里自己要抓住的人此刻正躺在身侧，呼吸绵长，显然是熟睡状态。他怕把人吵醒，掀开门帘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灌进来的冷风，一闪身蹑手蹑脚地钻出帐篷。

篝火有守夜人照看，依旧熊熊燃烧着，姬发将滚烫的脸颊埋进手掌里，任由火星在心里继续噼啪作响。由于会不自觉地接受大量繁琐碎的信息压迫感知，哨兵第二性征开始发育后即可能被诱发性反应，其实就是硬件条件成熟了，某种生理本能便会显现，性反应虽然无法抑制，但可以控制，在质子旅中也会有相应的训练方法传授。只是这个控制性反应，显然不包括性反应的对象。

对于自己的第一次性反应对象是殷郊这件事，姬发倒是没有多惊讶，毕竟他平时接触的也都是质子旅中的人，就算抛开两人搭档时心意相通的默契不提，殷郊也是其中相处最久，几乎形影不离的人，只是苏全孝那几句妹妹嫁给谁的话始终在他心头横亘不去。

“婚嫁”的话题似乎是一个开关，让年少的哨兵思考起更具体的未来，殷郊作为成汤子孙，毫无疑问以后会有一块属于他的封邑，想到他也许有离开朝歌去封邑，无法再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那一天。姬发的心像脚下踩空了一块忽悠忽悠地晃了起来，要是真有分开的那一天，如果是彼此的妹夫或者姐夫，是不是还能联系多一些？紧密一些？

那么，殷郊说如果有姐妹倾心于自己，这婚事他自然是再赞同不过。是不是也是跟自己一样的想法？

或者，是不是自己想多了呢？与子偕行，征途漫长，又不是明天就要分开了。

拂晓的风吹过，让姬发的精神微微一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为什么不跟着殷郊去他的封邑呢？就算去了封邑，也依旧可以做好朋友好搭档。一念及此，他心头豁然开朗，生出几分雀跃来，正当他准备把在心里压了一晚上的大石头化成齏粉随风散了的时候，他听见了营外遥遥传来了马蹄疾驰的声音。

帐篷里，殷郊睁开眼睛，收起精神屏障，他努力将精神集中在平复两腿之间同样高昂的热度，而不是刚才那些姬发留下的，因为被屏障笼住所以在帐篷内横冲直撞的绮念上。

演习带来的兴奋在营地上空久久不去，他担心哨兵超强的五感受到信息干扰，打开精神屏障想让姬发睡得安稳些，没想到作茧自缚，还一缚就缚了一双。

巡逻了一夜的狮子从帐篷的一角钻进来，殷郊一手撑住额头，另一只手放在靠在他腿边狮子脑袋上，一人一狮无声地交流片刻，得到信息的殷郊脸色一变，腾地站了起来去捞自己的盔甲，正好碰上姬发急火火地掀门帘进来。

四目相对，谁也没张嘴，甚至连尴尬都来不及，各自飞速穿戴整齐，最后穿到右手的护臂时，两人同时向对方伸出了手，将右臂并在一起腾出双手十指翻飞为对方系臂弯处的手肘绑带，系好之后各后撤半步继续相互系手腕绑带，熟练自然到仿佛对方的护臂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手腕上带子被妥帖地系好时，外面喊声传来：“都起来！别睡了！主帅有命，全员即刻开拔。”

殷郊拍了拍刚帮姬发系好的护臂，递过去一个眼神，要真的上战场了，紧张吗？

姬发仰了仰头作为回答，他抬手召唤出精神体，昂首挺胸的花豹精神抖擞，尾巴竖得笔直。

不，我等这个和你一起并肩杀敌，建功立业的机会，很久了。

少年向导与哨兵相视一笑，用分毫不差的姿势戴上头盔，在熹微的晨光中并肩走向他们的父亲和主帅。

东方既白，马蹄声踏碎黎明，年轻的士兵们轻装上阵，这将是他们，第一次开赴真正的战场。

End Notes

补一个没用上的小剧场

be like早上姬发要走的时候，想嘱咐点啥又怕暴露计划不敢说，然后只能放豹子出来跟猫一样绕着圈蹭殷郊腿。

然后殷郊放狮子出来用尾巴拍豹子意思是我都明白去吧去吧。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